

凤策天下

云哲 著



FENGCE TIANXIA

同一时间，皇陵。
一个穿了一身素衣的女子，正在烛火上烧着什么东西，
俏丽上扬的眸中，映出了那逐渐消失的残骸。

一身傲骨的天才谋师竟成了冷宫疯后？
双重身份的天才皇帝背后到底有何隐情？
他爱她，为何却用尽一生与她相斗？
她爱他，为何却挥刀与他沙场断情？
三生石上三生缘，为了拯救，她跨越了千年……
都说爱可以化危为安，
那么到底如何打破宿命的轮回？

凤策天下

云哲 著

FENGCE TIANXIA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策天下: 全3册 / 云哲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6505-5

I. ①凤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8617号



书 名 *凤策天下*
作 者 云 哲
出版统筹 侯 开
选题策划 戚兆磊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戚兆磊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520千字

印 张 42
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,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505-5

定 价 75.00元(全3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卷
步步为营初入宫

楔子	/3
第一章	初露锋芒 /5
第二章	白衣少年 /19
第三章	誓不低头 /30
第四章	盟国之君 /43
第五章	剑拔弩张 /58
第六章	国方十策 /73
第七章	暗潮汹涌 /83
第八章	君王之心 /95
第九章	中山穆王 /108
第十章	寒冰雪舞 /127
第十一章	满溢之情 /147
第十二章	相爱相杀 /164
第十三章	消失的爱 /188
第十四章	攻破九玄 /202

【中】

CONTENTS

目录

第二卷
慕家风云策九宫

- 第十五章 兵行险着 /221
- 第十六章 雷鸣电闪 /240
- 第十七章 慕家暗道 /255
- 第十八章 生死相搏 /269
- 第十九章 注定会输 /283
- 第二十章 重返七岁 /298
- 第二十一章 月影成光 /307
- 第二十二章 姻缘红锁 /320
- 第二十三章 云若归兮 /337
- 第二十四章 凤印之争 /351
- 第二十五章 鸿门之宴 /363
- 第二十六章 身份调换 /373
- 第二十七章 三顾茅庐 /391
- 第二十八章 唇亡齿寒 /399
- 第二十九章 赤洞取草 /410
- 第三十章 风雨即来 /422

【中】

CONTENTS

目录



第三卷
乱世云歌战天下

第三十一章	王城沦陷 /443
第三十二章	不能倒下 /459
第三十三章	离开东卫 /469
第三十四章	将军誓言 /483
第三十五章	天下之云 /496
第三十六章	西陵强者 /509
第三十七章	策士之责 /523
第三十八章	已死之人 /536
第三十九章	剑下断情 /555
第四十章	三年之后 /573
第四十一章	战火序幕 /586
第四十二章	重返东卫 /596
第四十三章	战场重逢 /612
第四十四章	最终之战 /622
第四十五章	雪中一吻 /634
番外	若为君心 /649

【下】

C O N T E N T S

目录



步步为营初入宫

第一卷

F E N G C E T I A N X I A



楔子

东卫靖宏十一年。

漫天飞雪，一望无垠处，陡峭的山坡上皆是刺眼的白。

一队身着厚甲、头戴铜盔的东卫兵马，正浩浩荡荡地冒雪押送粮草，赶往东卫与西陵的国界。

此时正值两国交战前夕，东卫皇帝夏侯靖下旨，命第一战将慕闫杉老将军抵退西陵越界兵马。

本该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的军队，却因这突然而至的漫天大雪，拖慢了粮草运达的时日，因此，这边的押粮行队不敢再有丝毫耽搁，三天两夜没有歇息地赶路，生怕延误时日，影响了已经驻扎在边界的慕闫杉及其数十万大军的战前气势。

吱呀声随着脚步落下，时时回响在雪路附近。偶尔有雪风吹过，冰碴扑面，使得众人皆用衣袖遮脸，也顾不得身上附着的层层雪白，只盼能在到达边界之前，尚未被这铺天盖地的厚雪埋得尸首无踪。

“这里离边界还有几里？要是再见不到慕将军，别说粮草了，咱们都要被冻死在这荒郊野外了！”这时，副将冒雪赶往前方，右手随便抹了下脸上的雪，苦着声问带队小将。

小将也一脸狐疑，牵着马左右看看，“说得是。按理说，走了这么久也该到了。雪大，界碑看不见，可怎么也该看到慕将军的大帐。”

众人的视线落向四面八方，触目所及，竟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冷冷清清，寒意彻骨，像是进入了个可怖的梦境。

突然，探路的小兵匆匆跑来，惊喊一声：“将军！！我们到了，那个应该就是西陵界碑！不能再往前了！太危险了！”小兵指着立在前方的一块雪包大喊，隐约可以看到从里面渗透出的石色。

小将一听，急忙勒令众人停步，自己匆匆下马亲自上前查看。他拂了拂石上的雪，“西陵”两个大字慢慢出现在眼前。小将脑中轰地一响，犹如丢了魂般愣在那里。许久后他

侧了身，惊慌地看向四周，层层冷风遮掩了去路，再看不见任何人迹。

来时之路，只有一条，他们刚刚走过，亦是人迹罕至。

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……

这怎么可能！

忽然，小将看到界碑处好似埋着什么，于是匆匆跑去，拼了命地扒开厚雪，当看到里面的人时，他蓦然一惊。

“快，快骑我的马，将看到的回禀皇上！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！”小将忽然惊喊，整个人躁动不安。

随行的一个小兵接了令，慌张地点头，急忙跨骑上马，艰难地返回。

小兵骑着马才行了几步，忽听身后阵阵哀号惨叫，小兵一惊，不由得勒马回头看去。只见方才还与自己一同前行的将士们，仅在瞬间便已惨遭毒手，横尸遍地，鲜红的血水仿若地狱里的曼陀罗，在一片凄白中绽放。再抬头，便看到一群穿着西域异装之人，正站在边界处，用力挥动了圆刀，小将徐徐倒地，被埋在了雪中。他不能瞑目地看向小兵，染了雪霜的唇一张一翕，用尽最后一口气说道：“……走……快走……”

尾音消逝，他永远地埋在了此地。

鲜红的血水沿着刀剑蜿蜒落下，染红了一片白雪。

而后，所有的异装人都将视线投向了小兵，小兵顿时吓得面色惨白，凄厉地大叫了一声，慌乱地骑着马向帝京逃去。

不久后，他终于在饥寒交迫下返回了帝京，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知了皇帝夏侯靖。

当即发生的另外两件事震惊朝野。

其一，母仪天下的皇后慕云若被废，慕家及其附属势力一夜间全部倒台，降职的降职，归田的归田。

其二，下旨废后的前一日，皇后慕云若突然因病疯癫，皇上却没有将她打入冷宫，而是将其安置在绛雪轩，不罚，不责，也不闻不问，反倒像软禁。

这两件事，谁也看不透，谁也不明白，并且，谁也不敢质疑圣意。

然而，真正与此事相关的几人，死的死，疯的疯，背后的真相被掩埋土中，一切，好像开始陷入一场扑朔迷离的死局之中……



第一章 初露锋芒

漫天飞雪。

一个身着脏衣的长发女子倒在一座飞龙石雕之下，身畔一片血红，如绽放的地狱之莲。她一动不动，像是已经死去，任霜雪落满长发，可片刻之后，她却毫无征兆地睁开了眼，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她，这是在哪儿……这是怎么了？

名字……是了，她叫云若，慕云若。

身子很沉，头上时时传来剧痛，痛楚搅动着她的每一根神经。

她不是应该在崖边，接受自己心爱之人最后的审判吗？她不是已经被她挚爱之人了结了性命吗？

脑中依稀可以想起最后支离破碎的片段。

狡兔死，走狗烹。

敬，她深爱的敬，在她为他夺得了他想要的一切后，果然还是亲手了结了她。尽管，他说他爱她直至最后。

云若微弱地牵动了下唇角，自嘲地笑笑，笑容之中却又包含着一股不允许自怨自艾的尊严。

那么，自己现在果然是死了吗？她思忖着，试着抬了抬手，却发现五指如绕千金铁坠，哪怕动一动，都觉得万分吃力。

这不是崖边，更不是崖底！

冷不丁心一紧，有种意识浮上心头，于是她收了手，将视线从碧空中拉下，望向这一片古香古色的宫殿围墙。

最前面的那座行宫，金顶红门，冰冷慑人，弥漫着一股庄重不可亵渎的威严。行宫前有重重侍卫把守，侍卫个个持刀，却如见不到她般不曾将视线落向她哪怕分毫。

云若有些恍惚，艰难地扶着旁边的石头缓缓坐起。她仰头，看到了扬爪腾飞的巨龙。

巨龙腾飞于白云之间，大气磅礴，却也有着刺骨的寒意，仿若正用那足以吞噬一切的眼眸看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这是人间，抑或是地狱？

视线渐渐蒙上一层温热的红，遮挡了眼睛。云若轻轻眨了两下眼，而后用右手轻抹眼睑，摊开手，却看到指尖上染了一层薄红，手指轻捻，薄红渐干，慢慢敷于指腹。

这是……血吗？

云若讶异，这才感到头上某处几乎快要裂开，她按压了几下，发现殷红更浓，痛感也比之前更甚。

不，不对，她还没死！

头上又是一阵剧痛，这次不再是因伤口而疼，而是好像有什么正在向她脑海中疯狂涌入。

就在这时，有些零碎的带着怒气的声音炸开了天，“找到了！这疯婆子在这儿！”

云若被这些嘈杂的声音吵得头更痛。她用力摇摇头，缓慢撑起身子，踉跄地站稳。抬眼间，见到一群穿着蓝衣红裤的太监向她跑来，边跑边喊：“疯婆子，可算抓到你了！”

一、二、三……足有六人。

云若一惊，见那些太监来势汹汹，她忍着头上的剧痛，即刻后退，贴着身后的雕龙石像，警惕地看着来人。

几个太监气喘吁吁地停下，恶狠狠地看着慕云若，个个脸憋得通红，像是追了很远的路。

半晌，为首的太监指着云若，厉声道：“你这疯子，以为自己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后吗？我呸！竟敢往景隆宫跑，若是惊扰了圣驾，我们还得陪着你受责罚！”

景隆宫？皇后？疯子？圣驾？

一系列莫名的词汇传入脑海，令云若紧蹙眉头，拼命地判断着目前的情况。

太监见云若不回话，狠狠啐了一口，大喊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言罢，他扬了手便要掌掴云若。

云若柳眉微挑，下意识攥住了太监的手，接着以他的手为施力点，动作流畅地将他整个人扔了出去。

只听一声哀号，那太监便握着自己脱臼的手腕满地打滚。

“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！”慕云若咬牙低语，眼中流露着一股傲然的冷漠，而后她收了手，心中有些揪痛。

她自小便和敬在一起，本是个体弱之人，一切的武功都是敬亲手教她的。如今竟还要用他教的东西保身，还真是……万般讽刺。

其他太监一下子蒙了，看看地上打滚的人，又看看面前这明明一样，又似乎哪里不一样的女人，一个个杵在原地，想靠近却有些踌躇。

就在这时，慕云若蓦地一阵发寒，方才一直一丝丝渗入脑中的片段，突然如洪水般再度侵入。

她狠狠跌倒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头，痛苦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
好多陌生的记忆，好痛好痛的情感，陌生的人，陌生的名字！

废后，慕云若！

“难道……”云若咬牙低吼，眼中布满了血丝。

难道，她已不是原来的慕云若了吗？

这记忆，如此陌生，又如此真实，痛彻心腑。这会是另一个慕云若的记忆吗？

“还不快动手！等什么呢？”此时，倒在地上的太监猛喊一声。

其余几个太监一听，连连点头，而后迅速将慕云若狠狠按住。

一块雕着“慕”字的染血玉佩从她身上掉下，孤零零地滚至一旁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皇上就要去宴客了，还不赶紧把这疯子带走！”一个太监从远处跑来，边跑边焦急地喊着。

“严公公，这就走，这就走。”几个太监顿时点头如捣蒜，揪起云若便要离开。

可还没来得及走，景隆宫的大门已被两个侍卫拉开。一个拿着拂尘的公公快步走出，大喊：“皇上起驾！”

四字刚落，云若身边这几个太监顿时一僵，脸色也变得煞白。他们边低声咒骂着，边将云若押跪在地，自己也纷纷跪倒，再也不见方才的跋扈气势。云若双膝狠狠落下，磨得雪肤渗出了血色。侍卫们也全部跪倒，众人齐声喊道：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声势浩大，仿佛震动了整个皇宫，甚至刺破了苍穹。

云若仍旧头痛欲裂，咬着牙保持着冷静。她下意识地望向景隆宫，心口忽然被一阵强烈的痛楚击中。

不久，一抹明黄色的身影渐渐步出，威严凛然，身后绣着九龙的披风随风肆意摆动。

云若的瞳孔顿时放大，唯剩一声难以置信的低喃：“不可能——”

众人齐齐匍匐在地，帝与天齐。

慕云若被强按在地上，成为帝王脚下的一粒尘埃。

那人一袭明黄龙袍，长发随风而起，透着冷傲与高贵。双眸狭长，面如刀刻，仿若天上之人，俊美却又透着无形的残酷冷冽。

他毫不停顿地傲然前行，风亦不敢阻挡其路。身后跟着一位倾城佳人，娇媚的脸上透着盈盈笑意。

慕云若看着眼前那人，蓦地恍回神志。

有那么一瞬，她将他与敬混淆，但他并不是敬，而是一个散发着比敬更为震慑人心也更冰冷的帝王之气的人。

她好像在支离破碎的记忆中看到了许多片段——女人、皇宫、封后大典、冷宫……

还有一个将将门慕氏狠狠捏碎的男人。

就在那人自她眼前而过的瞬间，她轻颤着双唇，下意识地念出了一个名字：“夏侯……靖。”

那人闻声停下步子，侧过眼眸看向她。

一时间，风起，撩过了那金丝绣制的明黄衣角，忽而泛起的冷冽令所有人一阵惊恐。小太监们吓得浑身颤抖，将额头贴在地上，不敢直视面前之人的双眸。唯慕云若抬了头，对上了那双如夜般深幽的冷眸。

半晌，他紧抿的薄唇勾了一丝轻蔑的弧度，俯视着被按在地上的她，用听不出任何语气的声调道：“慕氏疯癫成性，竟仍记得朕的名讳，朕，何其荣幸。”

云若看着他，清眸中闪过一丝波澜，还有一丝掺杂着复杂情感的倔强，她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记得……很清楚。”

脑海中，总会有个声音唤起这个名字。

严公公迅速弯腰走来，掖好了拂尘，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皇上恕罪，是奴才疏忽，才让这疯子从绛雪轩跑来这里，奴才一定会重重责罚绛雪轩的奴才。奴才这就让人把这疯子带走，不会让她污了景隆宫！”

夏侯靖看了云若一会儿，才收了视线，“那就快些将她带走吧。”其声冷漠无情。言罢，他甩开披风继续前行。

一直跟着夏侯靖的佳人用一抹得意的眼神看着云若，小声低喃道：“当年的皇后娘娘，如今，还真是变成了一条丧家之犬呢……”

她笑着远去，流彩裙下的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踩过了雕着“慕”字的那块玉佩。

一行人渐行渐远，那些太监们终于松口气站起了身，在云若身边继续不停地咒骂。

云若并没理会那些人，而是捡起了那块玉佩。玉面光滑，却染了血红，指腹抹过玉佩，擦不掉血污，却疼了她的心，似是那血，饱含着痛苦的过往。

不停涌入的记忆片段，让云若的思路逐渐清晰。虽然有些难以置信，但她现在真的是废后慕云若。

依稀记得，过去的慕氏曾是辅佐夏侯靖登基的最大势力，但是风云骤变，竟不知为何反被夏侯靖狠狠吞噬。她看不清楚个中缘由，只知道在这个慕云若的心里，有着莫大的恨意和冤屈。

她俩的命运是这般相似，云若用力捏住了手中的玉佩，不经意地笑起来。

云若，云若，你也同我一样愚蠢吗？

为了一个男人，落得如此地步。

抬眸间，她敛了笑意，将玉佩重新挂在身上，眼中满含着两个人的痛。

慕云若，你的痛苦，我确实收到了。

既然上天让我借你的身子重新活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你再受那个男人的摆布，慕云若

的命，从此只有慕云若自己可以决定。

慕云若，以此为誓！

一阵风过，卷起了她的长发，她眼中先前的迷茫再也不见，仿佛是一瞬间，她心中的那种几近癫狂的痛苦也消失不见。

云若垂眸，缓缓将手贴上了心口。

安心地去吧。

被太监推回绛雪轩的时候，天上仍下着雪。

云若踉跄几步，站稳，破旧衣衫下那单薄的身子因着先前逃离时受的伤，已经有些受不住了。

她抬头环顾这所谓的绛雪轩，清眸中很快便映出了一层晶透的色泽。这里虽不是冷宫，却寒过真正的冷宫。四处覆着冰霜，冷到透骨，便是连身侧的枯树，都仿佛失去了萌发春芽的生命力。

呵……脑中还残存着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，应当是慕云若曾居住的地方。相较这绛雪轩，还真是天上地下，不禁让人心中发寒。

一个素衣宫女自房内匆匆跑出，见了云若，便哽咽地向她扑来，“娘娘……啊……不，主子。您终于回来了！您突然冲出去，吓死奴婢了！”

云若看向来人，沉默了半晌，试探性地唤她的名字：“怜香？”

怜香一怔，抽泣着吸了吸鼻子，问道：“主子不一直唤奴婢香儿吗？”

云若想了想，点点头。记忆里，确实有香儿这个名字，似乎是一直跟着她的宫女，也是在她被废之后，唯一誓死陪伴着她的丫头。

回忆起了这点，云若轻舒口气，这才卸下防备，道：“让你担心了。”

怜香闻言，鼻尖顿时一阵酸涩，竟啪嗒啪嗒落了泪，委屈地说：“主子定是疯症又犯，去见皇上了。您这都跑了好几次了，那些想要害主子的人，根本就不可能让主子见皇上。再说了，若是皇上肯听主子诉说冤屈，主子早不是这种待遇了。”

怜香说到伤心处，止不住地哭了起来。

云若看见怜香手臂上处处青痕，知道她跟着一个地位连奴才都不如的废后，当是受了许多委屈，于是疼惜地摸了摸她的头发，随即陷入沉思。

历朝废后大多处以死刑，且不说云若乃是世人眼中的疯子，单从当朝帝王容不得慕姓势力这一点来看，皇帝也绝不会留下她的性命。

为何慕云若还能活着？为何慕家没被找借口满门抄斩？

世间之事皆有缘由，此事之由，定会决定她慕云若的命运。

只不过，这段记忆似乎被原来的慕云若紧紧锁住，每每回忆都会一阵头痛。

忆起先前涌入的记忆片段，她不禁猜测，或许云若将心扉封闭得太紧，唯有在见到

那个男人的时候才会将记忆解开。

“看来，还是要再见一次。”她喃喃自语，却吓坏了一旁的怜香。

怜香蓦地抓住云若的双臂道：“主子，咱可不能再疯了。皇上不可能见主子的，若是再跑一次，主子十条命也不够赔的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再想着皇上了。今日皇上宴客，御膳房会有些剩下的珍品，和奴婢一起取来尝尝，也算是压压惊。”

怜香认定云若已然成疯，不停地耐心哄着。

云若沉静地听着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眸子一动，对怜香说道：“香儿，既然有珍品，那我们就去一趟御膳房吧。”

怜香一听，以为云若听了话，大松口气，乐颠颠地去准备东西了。

云若在怜香走后，若有所思地捻捻指尖，仿佛在计算一场赌注极大的赌局的开局。

半晌，她指尖动作停下，眸中闪过了一缕利刀般的幽光。

看不清局势的棋，是最难以应对的。

夏侯靖，天下人皆不让我见你，如此，只能请君来见了。

她垂眸淡淡一笑，迈步向门口走去。想着初见太过狼狈，这次，她可要与这男人，好好地重新认识一下了。

皇宫，御膳房。

怜香将云若带入御膳房的时候，里面的人正为皇上宴客忙碌着。怜香始终拧着眉，一脸义愤填膺。因为来时路上遇到的那群宫女太监，都用一种异样的带着嘲讽的眼神看着云若。即便是御膳房看门的太监，都可以趾高气扬地对云若出口羞辱。

云若虽不言语，可比谁都听得清楚。只不过对于这种小苍蝇的嗡嗡叫声，早已见惯风浪的她自是懒得理会。

见怜香仍鼓着腮，云若轻点了下她的额头，道：“好了，别气了。瞧你这小脸，都皱成裙褶了。”

怜香狠狠咬牙，顺了半天气，这才转头对云若说：“主子，奴婢是气不过。您甬听他们说的那些，他们都是些狗仗人势的奴才。当年主子有好吃好喝的，没少便宜他们，如今这副样子，定是会遭天谴的！”说了一通，怜香似乎解了些气，这才想起这一趟的主要目的，轻声道：“奴婢这就去给主子拿晚膳，主子您稍待片刻。”

云若点头，心思却放在了这御膳房的桌桌盘盘上，若有所思。

怜香重振精神，想着快些找点美膳，让云若开心些。谁料她才刚刚走了几步，就被一个胖硕的御厨拉了回来。

那御厨冷哼一声，蛮横地将一个铜盘扔在怜香面前的桌上。铜盘里面的东西四下溅开，油水几乎腻在一起，一看就是不知多久前剩下的。而后他嘲讽说道：“拿着这东西赶紧走！别带着这疯子在御膳房晃悠，没听说皇上今几个宴请来客吗？若是妨碍了御膳房为尚书

姜大人准备皇上特令的‘双龙戏珠’，你们的贱命都不够赔的！”

说罢，他冷哼一声转身离开。

怜香瞪目结舌，狠狠跺了下脚，道：“什么啊！尚书姜大人，不就是贞妃的爹吗？有何了不起！想当年，慕——”

想当年，慕将军可称是一入之下万人之上，令人敬仰。

这句话谁都知道，可如今，谁都不会再提。

人心便是如此，一个人若失了势，便什么都不是。

许多人悄悄看向穿着素衣的云若，阵阵窃笑，甚至还有人将手里的残羹冷炙扔过来，嘲讽地说：“哟，这不是咱的皇——哦，不，是疯后娘娘吗？哈哈哈，疯后娘娘！你看，你看，竟还收拾起御膳房的桌子了！难不成，娘娘准备给咱们当奴婢了！”

众人哄堂大笑，整个御膳房充满了嘲讽的声音。

怜香眼圈不禁发了红，回身看去，果然见到云若在收拾桌子，将面前两张桌上放着的菜肴全部端去另外一张桌上，而且动作不紧不慢，仿佛那些嘲笑根本就没人她的耳。

怜香心中一阵酸涩，以为云若是被气得疯症复发。她的眼泪再次流下，跑上前拽着云若的胳膊哭着道：“主子，别收了，别收了！香儿知道主子心里难受，是香儿以为至少御膳房会对主子好些。主子，求求您别收了！咱们走吧！”

云若只是淡笑一下，说道：“种粮不易，迁怒食物可不好。”

周围人闻言，笑得更是厉害，有人讽刺道：“种粮不易，迁怒食物可不好……哈哈哈，果然是疯子，废后果然变成了疯后，疯言疯语，连个废物、奴才都不如！哈哈哈！”

那一片笑声，如海，如涛。

云若看向他们，唇角亦是噙着笑。只是眸底，却浸着一丝冰冷的厌恶。

慕云若，慕云若，你在世时，是如何面对这片冷漠的嘲笑的呢？

是哭，是笑，还是忍辱负重地将那残羹冷炙拿回去充饥？

外面突然传来阵阵鼓乐，似是为了宴客奏起的乐曲。附和着那阵阵嘲讽，云若也掩唇大声地笑起来。

那些人见云若也笑，遂笑得更欢，“快看快看！那疯子也笑了，真是恬不知耻！哈哈哈！”

半晌，云若缓缓敛住笑颜，平和地看向围观众人，道：“疯后不才，如今想教各位四个大字，不知各位可愿听听？”

那些人挑了眉，边笑边说：“疯子要教人四个字，哈哈，疯子还会教人，要教什么？教‘吾乃疯人’？哈哈哈！”

云若惋惜地摇摇头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是‘乐极生悲’。”

众人不懂，皆认为这疯女人又在说疯话，遂准备再度嘲笑云若一番。

云若却勾动了唇角，在那些人的笑还没发出之前，用一只手洒脱地将怜香推开很远。